

插图本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李建中 主编



尺牘

高山流水

隐逸人格

陈洪 著

东方出版社

插图本

B848
C442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丛书

李建中 主编

- 88

入
精

高山流水

隐逸人格

陈洪 著

B848
C442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山流水——隐逸人格/陈洪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60-3681-8

I. 高… II. 陈… III. 隐士-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K203 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254 号

高山流水——隐逸人格

GAOSHAN LIUSHUI YINYI RENGE

陈 洪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75

字数:181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60-3681-8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引言：谁能诗意地栖居 /1

◎ 无道则隐 /4

一、仕与隐的情结 /4

二、隐居求志 /7

三、隐于心灵 /12

四、逍遥的大鹏 /21

◎ 超尘出世 /26

一、隐于方外 /26

二、心灵的解脱 /33

三、仙风道骨 /39

◎ 隐于朝廷 /50

一、避世金马门 /50

二、在痛苦中风流 /57

三、中隐于外郡 /61





◎ 隐士的变异 /69

- 一、隐居蓄志 /69
- 二、出入于寺庙与宫廷 /75



◎ 侠隐的尚义 /86

- 一、墨家的侠风 /86
- 二、热情而冷漠的侠隐 /90



◎ 专制与隐逸 /96

- 一、弄万乘如敝屣 /96
- 二、以隐逸抗拒皇权 /102



◎ 清贫与隐士 /111

- 一、士志于道的代价 /111
- 二、守贫者的变态 /115



◎ 科举与隐士 /121

- 一、名落孙山时 /121
- 二、以隐求仕 /130



◎ 卧龙与屠刀 /138

- 一、一代风流名士 /138
- 二、错生了一个时代 /142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人
格

三、痛苦的潇洒 /146

◎ 菊花与美酒 /159

一、自傲与自卑的家世 /159

二、儒道释思潮的洗礼 /164

三、三仕三隐的痛苦徘徊 /169

四、人格的象征 /174



引言：谁能诗意地栖居

人类的悲剧性在于：进化与异化几乎同步。人们创造了上帝，到头来发现自己匍匐在他的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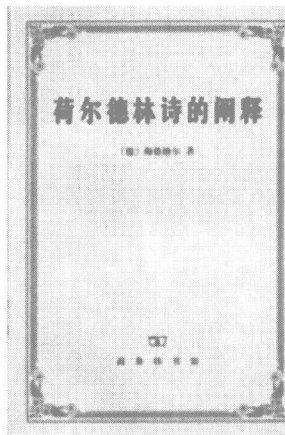
在一幕幕悲剧中，最聪明的智者常常不可避免地成了最愚蠢的傻瓜。这正如庄子所说，浑沌七窍被善意地凿开之日，也是他死去之期！

但人们并不都像庄周那么悲观，人们在努力避免“浑沌”式的悲剧发生。于是，有人竭尽心力地高呼：“上帝死了！”又有人冷静地说：“钱无它，能使鬼耳。”还有人深情地呼唤：人要“诗意地栖居”。

这样，人能否“诗意地栖居”便成了这本小册子要讨论的原型命题。我们觉得，在“官本位”意识浓重的古老中国，时常谈谈士人隐逸的问题，对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是大有裨益的。有心理学家认为：“倾听”非常有助于缓解心灵的“焦虑”。

听听古老东方的圣贤孔子、庄子谈隐逸，看看大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林逋如何在“桃花源”里望山看水，“诗意地栖居”，不是很有趣吗？

时下说隐逸文化的书不少，而谈隐士人格的书却找不到。其实，隐逸文化的核心乃是隐士，而不是“逸民”、“处士”、“高士”、“大隐”、“小隐”、“中隐”、“朝隐”、“学隐”等等名称的由来。当然，这也有必要，但那只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讨论的需要。这本小册子只想轻松地把话题引向隐士的行为、性情、品格，即人格的诸方面，并不打算作考据、引证式的



海德格尔著



论证。

“人格”的初义，据说是“面具”（就如小孩玩的鬼脸），后来才被引申为“社会角色”、“对环境的顺应”、某种“特质”等等。那么隐士的人格是什么？恕我不作理论总结，我只笼统地感觉到：真隐士的特质是寻求诗意地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解脱。比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的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和名誉迷，就如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中隐”到宣城的谢朓，披着袈裟的“黑衣宰相”慧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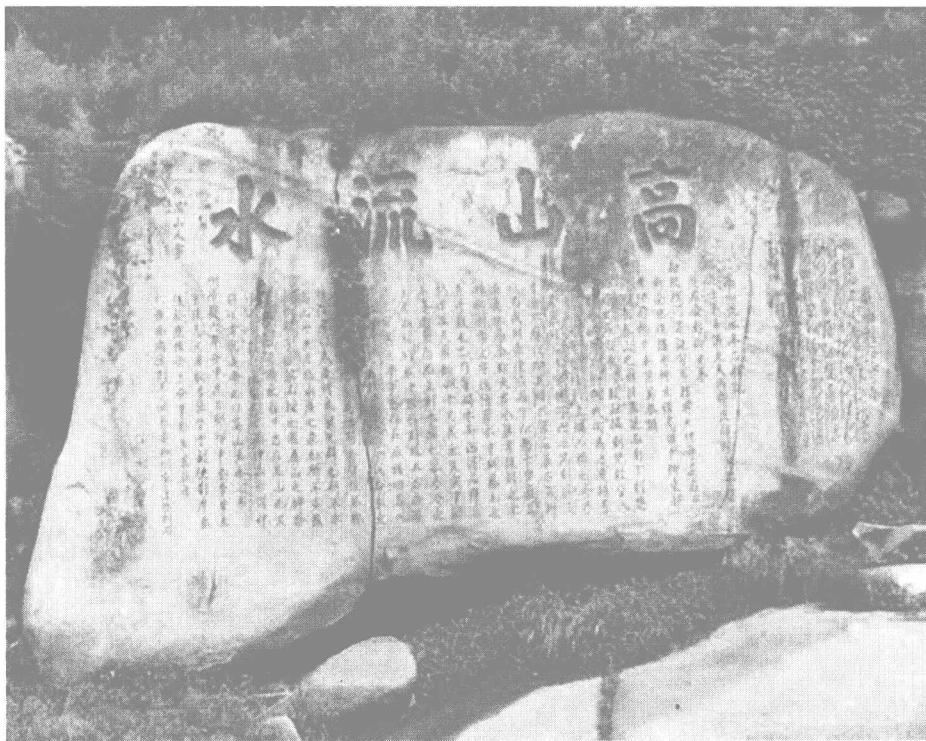
农户小桥

隐士的人格也具有二律悖反性。激情的抗议常常代之以冷漠的不动心，任你把屠刀挥舞，涂炭民生；弃俗的高洁往往变成令人作呕的矫情，隐居用不着不食人间烟火，把饭放馊了再吃；美好、坚定的操守时常伴随迂腐、滑稽的变态，不知道娶丑妻，以梅为妻，认鹤为子，是否有助于德性……

偏偏历史时光只放大或缩小了这种二律悖反人格的某一方面。于是，隐士变成了缥缈理想的标本，似乎他们没有血肉、没有痛苦。

请记住,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之前,也曾三次屈辱地去求仕的,那个“望”字绝非崇拜者臆改的“见”字,他是有心企望庐山(南山)的;林和靖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知倾倒多少大才子,然而这绝响中却包含着“病梅”般的苦涩。

唉,说不清、道不白的隐士。让我们走近去看看。



高山流水



Personality

无道则隐

当我们回眸中国隐士风采之际，孔子便自然成为思考的逻辑起点。

孔子算不算隐士不要紧，重要的是，他关于隐逸的思考、行为，在宗经证圣的国度里，都具有强烈的垂范作用。

一、仕与隐的情结

1. 士的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正当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折的激荡时代。青铜与铁器的剧烈碰撞，终于爆发连年的弥天战火。

硝烟中，旧秩序在崩溃，新秩序在诞生。其时有识者先是惊愕，然后平淡地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民〕。（《左传》）

宗庙的香火大家烧，帝王的宝座轮流坐。“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于是，每一部追忆的书页，都大同小异地写上了一笔：历史的沧桑把“士”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让其扮演着各种重要的角色。

士人一登场，便受到社会广泛的青睐。他们不再拘囿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固有阶层：朝可为蓬门陋户的布衣，夕即可至金堂玉殿的卿相；夕为王公贵

族，朝即沦为平头百姓。只要学而优，便可以为“士”。不妨读一段《吕氏春秋·尊师》的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地名〕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耻也〔贩马掳客〕，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庐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这六个人的例子也许有些夸张、极端，但足以印证士的身份的确已今非昔比。

于是诸侯礼贤下士之风大开，贵族养士之风盛行。在齐国稷下，齐王命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等七十余位先生皆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衡，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各以养士数千而名垂青史；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仅几年的功夫便席卷山东六国相印、车载黄金百万而归；一度落魄到只剩三寸不烂之舌的张仪，竟能翻手为云于强秦，覆手为雨于大楚……这是士人纵横捭阖的风云时代！

2. 士志于道

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孔子，恰好站在士人集团崛起的历史关头。一天，孔子对门下弟子语重心长地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真是思想巨人，一句话便点破了千古中国士人的基本性格。

当代学者余英时在太平洋彼岸一间宁静的书斋里，读到这行字，不禁激动了：这是一种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进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坚定精神！于是，提笔写下一本厚厚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要彻底地探究孔子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国士子的深刻影响。

孔子的“道”，是自然的天道，更是世间的人道。就社会而言，它是政治的公理、正义、秩序，是文化的合理传统、礼仪；对个体来讲，是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格、自由的精神……“道”的含义非数言可了，“道”的境界非凡人可明。因此，“士志于道”，是孔子对其弟子、也是对天下士人极为高远的一种厚望。

老夫子的厚望至少有一大半没有落空，天下士子多宗儒。先是曾参发扬



师教,庄严地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强调一种坚忍不拔、鞠躬尽瘁的担
荷(道)精神。百余年后,孟子更简明
地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
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孟子·尽心》上)

至于汉末党人领袖李膺,每“高自标
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范仲
淹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孔子以降,终于形成一条以“道”
为最高原则的继承传统。这便是独立于政
治权威、政统之上的“道统”。

于是,士便面临着尊从“道统”和曲
阿“政统”的人生选择。在此歧路关头,
中国士人仕与隐的千古不解情结便发生
了。

3. 道,仕隐的准则

士有了“志于道”的最高法则,是参政还是隐逸,便不难选择了。孔子既
教人热忱地出仕,又劝人明智地避世。他说:

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
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出仕参政是为了弘扬道,避世隐居是为了维护道,出、处的依据是看“政
统”是否与“道统”相合。如此,仕与隐的矛盾迎“道”而解了。

但理论上的天花乱坠,不等于事实上的涣然冰释。理性是冰凉的逻辑,
感情是奔流的热血。饿着肚皮去追求理想,并非一件易事。天下太平,国政
清明,这时出来弄个一官半职,既能行道,又能富贵,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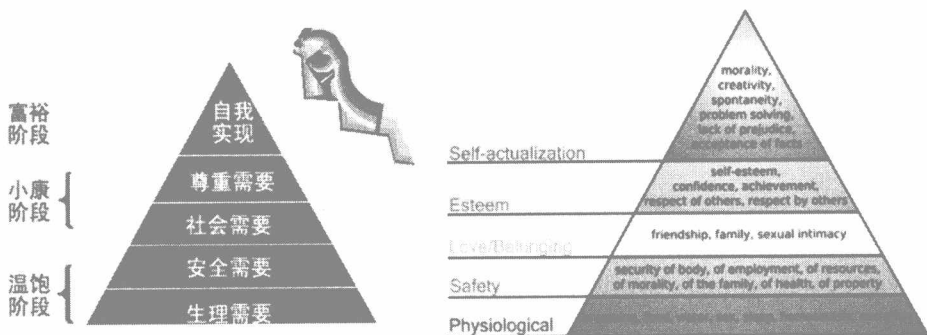
孔子像

但黄河之水,千古难清;太平盛世,百年难遇。所以,道义的引力与富贵的诱惑之间必然存在着生理、感情层次上的巨大冲突。

孔子当然也看到了仕与隐在士人内心深处引起的这种矛盾冲突,所以他又反复强调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此来激励士人洁身自好,用人格上的耻辱感去抵御富贵的强烈诱惑。

如果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的“需要”学说来看孔子的仕隐观,则孔子是在以“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去压抑低级的“生理需要”的。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取其一(义);用孔子的话来讲,是甘于贫贱。正是这种精神,使“安贫乐道”成为隐士高洁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有了“守贫”的精神,“无道则隐”才能真正实现,隐逸才能成为维护“道统”的手段。所以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贫困潦倒时犹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曾追问:“一旦有了面包,一旦他的肚子经常能填满时,人类期望些什么呢?”马斯洛固然嘲笑过那些为面包而活的人,但这位大师不曾想到,在古老的中国,曾有无数的肚皮经常填不满、根本没有面包的仁人、隐士,还能无条件地去超越“生理需要”,期望着比“自我实现”还要高级的理想的实现;他也想不通,什么是“道胜无戚颜”、安贫乐道。

二、隐居求志

1. 鸟兽不可与同群

大凡有高远志向的人,都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孔子很自负,声称: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论语·阳货》）就是说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盛世重现于东方！为了实现这样的抱负，孔子不辞风尘，游走列国，忙得“席不暇暖”，常“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作为一个热心的救世者，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被许多隐士泼以冰凉的冷水，其时表现出来的心态尤为复杂，亦耐人寻味。

一位连姓名也没留下的隐士，直露地讥讽孔子为老顽固。一天，子路在鲁国的石门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便急急进城。司门者一见，知道他是孔子的大弟子，便故意问：从哪儿来？子路答：从孔家来。司门者找到了话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篇的作者只写到这儿，子路是如何回答的，孔子听了这话有何反应，一概略去了。不过孔子尽力志于道的个性还是表达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从《宪问》前面几条中孔子“莫我知也夫”的感叹，也有了注脚。

子路问津是个很有象征性的故事。孔子游说列国，不知是到了哪国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孔子让子路去向两个正在耕地的老农问渡口。谁知这两人也是隐士，于是发生了一场有趣的对话。两人戏弄了子路一番后，说：天下像这滔滔河水一样，挡“道”的东西太多了，你同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随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掉头自去干活了。子路回来报告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里的象征意思是孔子的仁义礼乐之“道”行不通了，与上面守门吏的故事寓意差不多。所以当时孔子很落寞、很悲哀：鸟是飞的，兽是走的，它们是合不到一块的。其实我也很想与他们一样隐逸于山林。假如天下政清人和，我也不会宣扬变革了。

显然，“鸟、兽不可与同群”只是个比喻。鸟在天上到处飞有如入世，如楚国狂士接舆以“凤兮，凤兮”喻孔子天下之游；兽栖息于山林正像隐士隐居社会之外的出世；仕与隐的人生方式不同，但都是志于道。所以孔子在内心深处也想做“斯人之徒”，只是他的抱负太远大、理想太强烈，现在欲罢不能而已。“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话底下的意思是：天下无道，我才参与变革之事的。

孔子的人格在这儿变得多重了。按照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人生原则，现在是天下无道，应当去隐，而不是飞来荡去地奔波于浊世；按照这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的意思，则是天下无道则仕！出处原则整个翻过来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据

说奥尔波特的理论是受此启迪而来的,他认为人格“在个人的内部具有组织性和延续性,但是它又在经常变化,或者说经常转变为某些不相同的东西”(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孔子的智慧也不亚于赫拉克利特,他当然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当其作冷静的哲学思考时,便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当其动情地观察处于水深火热的社会时,便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天下无道,丘与易!

孔子的心还是热的,所以他还要奋力地飞,暂时还不想与山林之兽同群。

2. 倦飞的凤凰

鸟终有倦飞的时间,凤凰也不例外。

孔子像一只高傲的凤凰在外飞了很久、很远,一晃 15 年了。几经波折,终于没有找到可以栖止的梧桐,终于疲倦而返了。

孔子的倦飞,也许是听了楚国狂人接舆的“凤兮”歌方才醒悟的。几经冷嘲热讽,孔子终于身心俱疲地发出哀叹:“归欤!归欤!”真的返回鲁国曲阜,闭门著书,写那本不朽的《春秋》了。那情形和隐士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是“鸟兽同群了”。

很奇怪,极少有人把孔子视为隐士。其实,孔子大半生都在隐逸,只不过是人们还不真正理解孔子的隐逸方式而已。

孔子隐居的目的,是“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即达其“道”,行其“仁”。因此,孔子的出处态度“异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古代隐士,是“无可无不可”(《微子》)。该隐的时候则隐,该仕的时候则仕,隐与仕路线不同,但都不过是“志于道”的权宜之计。有了这种权宜之计,便有了隐逸的权宜之法: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
依次而降,有四等避隐之法。

“辟言”、“辟色”,是说要善于躲避谗言恶意,不为小人所制。这种明哲保



凤凰图

3. 沂水春风

归来的孔子很悲哀。想到满腹经纶、一腔热忱，只落得教书、写书的份儿上，不禁长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凰不出，是说天下不太平，无道；黄河不出现图策，意谓没有圣人授命。

眼看老之冉冉将至，重兴西周文、武盛世的希望破灭了，孔子积郁成“结”，解不开了。孔子哀叹连周公也梦不到了，这正见其内心出世的深层意识已经消淡了。换句话说，他心理上、信念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快破灭了。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说法，梦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的真实流露，是心灵真实世界的窗口。

当孔子在现实中再也无法实现其理想时，内心隐逸的深层意识便浮现了上来。其实，隐逸的念头早就在孔子的内心扎下了根。孔子与几位大弟子各言其志的“侍坐章”，颇耐人寻味。子路言勇，孔子哂之；冉有、公西华谈礼仪，孔子默然不应；待瑟声铿尔，曾点说出淡泊之志时，孔子却喟然叹道：“吾与点也！”曾点的话很简单，却说到孔子心坎上了：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风乎舞雩〔台〕，咏而归。（《论语·先进》）

曾皙向往什么？是纵心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是自得的隐逸。孔子心往之而抱负又阻隔之，所以只能叹而赞同了。

在孔子看来，在“道”的天平上，志于仁政与志于隐逸是同样的高远境界，并无高下之分。孔子曾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是将隐居与行义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隐士并非为隐而隐，而是为道而隐，故当隐时则隐，当仕时则仕。反之，仕者亦然。这便是孔子之隐逸不同于古往今来隐士的一大区别，也是后人将孔子逐出隐士之列的原因。只有孟子深得了孔子思想的精髓，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充公
顏回字子淵魯人



顏回